

散文就是散心

岚皋 黄开林

我的散文观——散文创作大家谈

自从接触散文这种形式，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热爱并坚守着，从未想过放弃。题材信手可拈，风格雅俗兼有，文白也能夹杂，现场实录，怀旧回望，议论抒情，行文无拘无束，篇幅可长可短，挥洒自如，择善而从。散文就是散心，是一种放松的状态，是发挥余地宽泛的文体，一种散淡闲适的笔耕操持。

1 把写当好玩

小孩子都知道，好玩就开心，就做罢不能，喊都喊不听，拉都拉不走。就把作家之心、写作之心当成玩心，没有不会写的，也没有写不好的。当然，玩要讲节制，玩出花样，让看的人都心花怒放。一次，文友约我到他家做客，山美，水美，山洞里藏着年份酒美。说好了纯粹去玩，不谈与写有关的话题。偏偏在此时，窺窺里爱着一个模样俊秀的本地大公鸡，岚皋人爱调个儿说“大鸡公”，把头从窟窿里伸出来，显摆着漂亮的大红鸡冠，咯咯咯地唱着歌儿。听老辈人说，笑着的鸡肉最鲜最有味道。酒足饭饱，想着这个细节，忍不住写了一篇，这就叫写着好玩。如果你老想着发表，或是思谋着主题、意境、深度、正能量之类，就沉重了，就不好玩了，也许就不写了。

还有一次，朋友打电话声音很爽朗，说刚添置了生活必需品——“自麻”，以为要自我麻醉——喝酒。原来是自动麻将机的简称。玩了几次，看别人，想自己，有懊恼，也有乐趣，活生生的众生相，竞技场。也悟出一个道理，凡是好玩的，并不复杂，一学就会。这种场合最容易露出本性，拙是藏不住的，又懊恼又好笑，就以《自麻》为题，写了一篇短文，开始不留言，觉得趣味性强，有幽默感。如果一开始就想到意义之类，就会放弃，收手，不费那心事。

说穿了，外出旅游也是玩，从一个地方玩到审美乐趣再到别人住到厌倦的地方游玩玩，寻找快乐和新新鲜。走走，停停，玩玩，写写，不知不觉写了一二十篇江南小品。在昆山旅居时，金山区档案局在全国网友网上见到我写的游记，邀请我和老伴参加他们的采风活动，边玩边看，边看边记，尽管说纯粹雅集，没有任务，还一口气写了 8000 字，算是交个作业，还个人情。这之后，常联系，在单位设了工作室，力邀到金山客居，礼敬有加，心情大好，好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玩了三年，用秦简局长的话说，“我想要的，开林老师大都能写出来”。

我自己是个不算勤快的写作者，只是把写当成内心不盈满的一种精神寄托，没有大的野心和高远志向，哪里黑了哪里歇，写不动或者不想写了就搁笔。写作原本是个人爱好，一件好玩的事，不要弄得那么沉重，煞有介事。时刻都在若有所思，绞尽脑汁，精神叨叨，活得苦闷不堪，那就不好玩了，失掉业余爱好的初衷。

2 有话好好说

说话就是语言，有口头、书面之分。习惯、风格的养成，非一日之功，是多年炼成的，有个性，有脾气，风景这边独好，别人拿不去，也学不像。越是见识的，越是自己的。安康散文作家中，刘云是出类拔萃的，他的语言独特，短语多，有骨力，发人未言之言，常出惊人语。他总是对我给予最大的鼓励，甚至到了偏爱的程度，可惜我的玩心大，有点玩物丧志，辜负了他的期望。他在转发我一篇文章时说：安康作家中，开林先生的

语言是有特点的，如其人品，如其人情，质朴而有内涵，叮叮作响。好语言有张力，如水，亦如贵金属，更如杂花生树，芦岸飞鸟，如家酒，闻之香，饮之淳，品而后酣然，好文字可待客，作君子会。

有一点说得极对，我的语言是我自己的，打小就有的，这就是方言土语，有烟火气，泥土香，别人若抄几句放在他的文中，不说我本人，熟悉我文笔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文学上的十八般武艺，不一定样样精通，但总得会几手。有人说我懂析字法，闻所未闻，剔透一下，那是我从猜谜制谜中偷学来的。有人说我的散文有节奏，有韵律，那是我早年间写演讲词和歌词的收益。有人说我的文中偶有哲思警句，擅长收篇，那是写了几篇散文诗的功劳。我为岚皋写过一本导游词的心得。有人把我的文字简洁，精致，不拖泥带水，那是我写过两轮县志的结果。现在还能在金山写一些人物纪实、类似报告文学的东西，可能与我编过五年县报有关。

穿戴不讲究，文字却有洁癖，从自我感受出发，不弄玄虚，不滥抒情，不翻脚骂。写文章其实在与自己谈心，把闷在心里的情绪吐出来，就像鸡要下蛋，到了不下就憋得难受。虽然一吐为快，还是要想到说，说自己的话，说有用的话，说逗人听的话，说皮肉的话。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想收都收不回去，因而要想到说，不要抢到说。还有就是向群众学习，收集民间人生总结，经验谈出来的大实话，许多都是人生总结，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文化，那可是人老几辈子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现在的人就是掐断数茎须也编不出来。

散文的门槛不高，但易学难工。追求雅致，拒绝平庸，要有质感，有张力，有个性，有美感，尽量避免苍白、贫乏、没有味道的语言。好的散文是让人乐意读、读得懂，为某一段、某一句话拍手叫好。尽量用短句，如军人的步伐，一步步踏在点子上，让人一口气看下去而不觉得累。再优美的词，在一篇文章中最好不要重复。穆涛说过，散文是说话。说人话，说实在话，说中肯的话。又说，写散文，要爱惜语言，神枪手是心疼手中武器的。我觉得这是对某些作者来稿的怨气不净，是好主笔的悟道之言。语言就是说话，不能乱说，不能说废话，说不好听的话，说废话，不要水漂子。要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不要太随意，敷衍潦草，少写或不写习见的生活，共有的经验，共同的话题。避免既不出彩，也不出彩，四平八稳，平庸无奇。

3 苦难出好文

谁都不愿意遭受苦难，但苦难来临，无法回避，只能忍受。比起大作家，我经受的真算不上什么，充其量是苦日子、小磨难。在《今晚报》发的一组“年少时的饮食”，就是饿饭时的经历。题材旧，语言不能陈旧，尽量写得轻松，用现在的语气来写，把情趣和美感剥剥出来。从生产队劳动回家，石磨还在下碾，开始是胃痉挛，随后淌清口水，实在忍不住就大哭。正因为吃了上顿没下顿，经常挨饿，遇上一顿好吃的，或者能把肚子一次填饱，就念念不忘，记一辈子。用现在的话说，那时的幸福感很强。老伴说我这人好伺候，骂人话草口好，不刁嘴，啥都能吃。岚皋有句土话，饱肚子不知饿汉饥。我说，饿汉才知粮金贵。因而我敬畏每一种食物，从不抛撒浪费，写了不少吃食。一道特色小吃，与人扯上关

系，就是一种记忆、一段传奇、一部历史。安康一位关注我多年的文友说，在开林笔下，一切都是美的，连下苦力的怪怪都能写出美来。老家有句俗语：力气是个怪，使了它还在。也就是说，头一天无论多累，歇一晚上就忘了，力气就恢复了。劳动虽苦也有乐，如撵赛、把式比武、打锣鼓草、骂笑、打泥巴仗，还有歇火时的打猪草、装烟袋、比锄把、摆古经。

我写《流年顾影》，最初动因是西北大学老教授保存的一百多张老照片，从 1958 年到 1962 年，下放岚皋三年，吃的苦、遭的罪难以想象。比起他们，我遇到的那点困难就不值一提。他们都在撰写回忆文章，念岚皋的好，他们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精英人才，为岚皋修了有史以来第一座水电站，给山乡带来光明，兴办岚皋大学，培养了一批得力带用人才。好像是使命，一种责任，不写出来妄为写家子。当史料写，当散文写，融入其中感同身受去写。

我想对现在的年轻作者说，不要怕流汗，不要怕多做事，受点累，受点委屈不算啥，只要身体允许，尽可能地多尝试，多体验。只有亲身经历，现场感受，有惊无险，大难不死，才能写出精彩，写出感人的佳制力作。

4 修改比写难

初学写作，稿子成型，难免心急火燎，烧火等不得把把发，恨不得马上交给编辑，今天投明天就能出来。等一天，传给编辑，没刊登就怪编辑不识货，怪自己没熟人。心情可以理解，好编辑是不会放过好稿的，太急于求成，会煮成夹生饭。我曾有过教训，由于匆忙，未好加工修改，发出来过后自己不堪卒读，后悔有啥用，收起来秘不示人。文是热的，人却要冷静，沉住气，尽快平复心态，反复默诵几遍，只要不是应时或约稿，最好能放一段时间，焖一焖，焐一焐，过一些时日再拿出来，逐字逐句认真推敲。就像柿子、猕猴桃，刚采收时涩，放些日子才软和、回甘、入味。在柳堤晚报上的《壶口赋》，西安晚报上的《秦岭三题》《草鞋垭的草》《家住草鞋垭》，都是十多年前的写的。有的改过三五遍，有的改一两次，不计其数。修改时很少增加文字，多是删节，重新组合，订正错误，精心打磨。

刘云作为报纸总编，他的话有的放矢，深得要领。他说：“安康作家缺乏潜精神，大面积重复自己，深刻的作品太少，这实际上是低效和无效劳动，作为编辑者之一，老刘深为可惜。文章多读多写，但慎发。一篇稿子，写对了，搁在屉子里捂一年半载，再拿出来，若有韵味，就拿去发表，这多半是精酿之作。一日数千言，所谓神仙写诗，放不待三日，就想发出来供人瞻仰，这样的写作者大抵可疑！像安康的蒸面铺子，不怕重复，重复多了就成了自家特色。但写文章，老是重复自己，像机关办的伙食，天天一个样儿，一个味，就招人烦。”这应该是真知灼见，掏心窝子话，是对作者的期许和深爱，我特意珍藏起来，看一次作一次，读一遍佩服一遍。

近些年来，安报副刊一直在下苦功培养作者，不惜精力和版面，带头践行，引风气之先，少门户之见，多一视同仁，站高看远，倡导出彩，把作品格局写大，写深写厚实。目的显而易见，真是作者之幸，也是读者之幸。有这样的氛围和园地，不要荒芜了，放勤快一点，放耐烦一些，多松几次土，锄几遍草，把手头的庄稼一茬茬务好。

5 新境出新篇

散文是一种侧重表达内心体验和生命感受的文体，也是一种锤炼文字、能静下心来写的文体，受益的是整个身心。故乡，童年，父母，乡野，城市，旅行，读书，阴晴雨雪，生活俗常，处

处皆有文章。走出去，换一个环境，地方陌生，却满目新奇。别处有别处的好，老家有老家的对。像爱惜自己的脸面一样爱惜家乡，像农民对待土地一样对待词语，不要轻易手下，要写就好生写，用心写。由人及物，就想到草鞋垭的那棵红豆树，因垮塌而移栽到城边上，那么大的树挪了窝是个啥情况，环境是否适应，水土不服，打听了地儿，特意去探望了一次，回来写了《我只是想来看看你》。物就是人，人有时也是物，人与物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刘云读了并推送：开林的散文，是中高山出产的小洋芋，不起眼，也不图个头，可是真的好吃。巴山洋芋当饭，就是它可以和洋芋搭伙，而毫不小气，不夺米气，也有自己的水灵气。这样打着比方说话，舒服，信服，这就叫会夸人，正宗的散文语言。

游记之难写，是要写景，写细节，写交流，写自己的遭遇和体验。到武夷山游天都峰，与扛着一百多斤石子的汉子擦肩而过，汗气散发一路，趁他歇气上前聊了几句。我们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人，他却乐呵呵地说一天能扛三百，能挣三百多元。于是就发感慨：他有力，也给我们力量。同时感悟：复杂的是人，是人的思想，不复杂的是汗水，是放下的负累，想通了就是天堂，想不通就是地狱。道出当下感受，点到为止，初看似乎有些陈旧，细想想，是不是说得有点道理。游记是需要细节的，更要有理趣。只有不同凡响，才能不雷同。我的散文总是扯不长了，展不开，看似挥洒了题材，其实是话不可说，也可叫留点余地，让读者朋友喘口气。活得累，看篇文章也累，何苦来着。节制，把控，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也是散文作者的基本功。怀着一种无偿的热情，看着、听着、嗅着，拍照着，把现场印象记下来，储存在脑子里。游记最怕导游带节奏，更不能抄导游词，她说她的，我看看我的，只写眼见的为实，只记我想我思，别人写的再美也是别人的。

到了江南，眼睛一亮，好多只在电视、画册中看到的场景，突然扑面而来。新奇，惊讶，挪不动脚。在沪浙交界的地方生活了三年，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会有一些想法和道理，写写的隔天空。换个地方，落差较大，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两眼一抹黑，这都难不住人。换了环境有风景可看，有东西可写，当地人不起眼，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比如台风、梅雨季、城市沙滩、地方美食，我却感到新颖奇妙，不由自主在键盘上敲打记录下来。

2021 年中秋节前，安康日报约稿，我一般不写应景之作，这样的题材不讨巧，也写不好。家乡的报纸没忘记我这个老作者，出于礼节和感激，岚皋的月亮写成了《大月亮，小月亮》。我故意把岚皋的月亮写成大，上海的月亮写成小，上海的报纸也不计较，新民间网推送时的标题为：上海的月亮小，家乡都顾。

越是异异的，越是大众的，越逗人喜欢，越会趣味共鸣。自拘于一方天地，固执于一己趣味，沉溺于一物一小情调，炒现钱，只能使散文之路越走越窄，变成与人无关的无病呻吟甚至是自娱自乐，无法走向更为开阔的遥远。《散文选刊》主编黄一敏说，现在的散文太有散文的腔调了，写出来都范文式的，不是装帧文字，就是千人一腔，能不能写得别太像散文了？猛一看，有点不可思议，静下心来想，真正的金石之言，当铭肺腑。散文的格局取决于作者的心胸。最好用素朴的文字，平实有作者的语言，在喧嚣的当下俯一方思考的净土。追随记忆中最真切的感觉，少些道听途说，多些真情实感，不刻意，不做作，在持续自觉的内省中提升自我，锤炼文字，书写人生。

安康的天地山明水阔，安康的散文大有可为。

你，源自土，溶于水，淬于火，塑于人工，成于自然。几千年过去了，人类生存繁衍，适应着环境，不断进化、发展。而今凝望着你，我们依旧在探索，这一切的意义。从对泥土的好奇、感知开始，人类开始认识自身创造的非凡能力。安康博物馆展出的这件陶塑人面像（复制品），只不过是大地留下的亿万张迷惘的面庞之一。我们何时开始凝望自身？

1988 年，这件陶塑人面像在汉滨区柳家河遗址出土，红陶质地，是安康目前出土的最早的关于人的塑像。我们和它之间隔着几千年的光阴，它的发现让我们在吉光片羽中一探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精彩世界。

这件陶塑人面像发现于安康市境内有 40 多处新石器时期遗址，主要分布在汉江及其支流坝地，有汉阴县阮家坝遗址、紫阳县马家营遗址等，出土有三足罐、彩陶钵、尖底瓶等陶器；石斧、石刀、网坠、磨盘等磨制石器，生产生活工具类型齐全。在不断探索中，生活在汉水流域一带的祖先逐步征服了水、火、土等自然元素，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活，用简单而略强笨拙的工具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顽强生存下来。他们织网以渔猎，打造武器以防守，盖房以避雨。在反复的生存斗争中，人类自我意识萌生，开始认识和发现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不再仅仅崇拜猛兽天生的强壮，不止满足于自然风雨的变化，而更寄希望于族群中的强者，带领族群躲避危险，赢得战斗。

这件陶塑人面像现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 10cm，面宽 7.5cm。面部轮廓呈卵圆形，颧部两侧略宽，有汉阴县阮家坝遗址出土的陶塑人面像，两眼呈扁圆形，下巴平齐，两侧面具。两眼呈扁圆形，眉弓呈弧形；鼻梁挺立，呈“蒜头状”；嘴巴下凹呈张嘴状；左耳残缺，右耳扁平，耳郭下部有一小孔。人面像的额上部凸起与面部有明显分界，似表示头顶着发，顶部正中及两耳下部各有一小穿孔。整体五官端正，比例适当，为一中、老年男性形象。神态威严，垂耳有孔，或许可以戴上耳环；人面上的小孔或许可以插上羽毛进行装饰，又或者可以穿上绳子用来悬挂或佩戴。嘴巴张开有些变形，夸张的面部表情，让人像的神情显得不同寻常。它会不会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王者吗？还是多个首领形象的结合体？不论他是谁，先民膜拜首领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物竞天择中打赢生存之战。

这件陶塑人面像的样貌看起来与我们那个时代的某些特征，是人类生存繁衍于秦巴汉水间的见证。大概没有哪种生物像人类一样热衷于记录自己，描绘自己，塑造自己，并在自己的创造中生生不息。先民参照首领塑造的形象，比他们的制作者拥有更漫长的生命，与日月兮齐光。那么不难推测，这或许与当时的首领崇拜习俗有关，是原始先民塑造的神化了的祖先形象，蕴含着先民的温和和自然的馈赠，是一件极为珍贵的原始社会手工陶塑，表现了原始先民的审美情趣。

再次凝望它，凝望它的双眼，这是先祖的创造，无论我们走向什么样的未来，都将守护历史，守护文明。“我们凝望着最初的凝望，感到另一颗心跨越时空，望见生命的力量之合。几千年，仿佛刹那，村落成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

柳家河遗址：位于安康市五里镇民主村，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四山屏障，河水环绕，宜于人类居住。1981 年春该遗址被发现以来，曾采集到大量石器、陶器和建筑遗物。陶器上装饰有精美的锥刺、指甲纹、棒压印纹等，还出土一件陶塑人面像，证明当时居民具有较高的审美能力和艺术造型能力。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五千多年前的安康「网红」

陶塑人面像

是太多，就目前来看，有李春平、吴大康、李钦业、姚维荣、李冰、李爱霞、唐玉梅、张运慈（已故）、张朝林、温浩、王娅莉等少数，而安康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教师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庞大的群体又是推动安康文化发展的力量。一枝独秀不是春，满园百花才是春。整个跳出安康山水田园这个狭窄的圈子，放眼整个文坛的创作力量与思潮，以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效果！

零零碎碎写了以上的话，可能有些不自量力，虽然我只是一个读者，一个写作的门外汉，但我还是安康人，希望安康文学创作走向全国，被更多的人阅读，我也沾沾安康文学之光，幸福一把！我们安康文学创作了不起！

近来，越来越想对安康文学，尤其是散文创作说几句不知高低的话，作为地道的安康人，本人受才能和学识的限制，既不是文学的写作者，亦不是文艺评论者，只是一个喜欢阅读的读者，所以，想从读者的观察、感受和思考方面说几句。

近些年来，我特别关注《安康日报》的《文化周末》、《安康》杂志。为这一报一刊，是安康文学发展的园地，更是安康文学发展的引领者。我个人认为安康文学不能只是安康的，它应是陕西的中国的。

通过多年来对安康文学作品的阅读，感觉我们安康文学的水面有点乡土气，基本上是一些小打小闹的山水山水文，是山水闲适情趣的文学。这是我们安康文学创作很难走出安康的关键点，更是安康文学很难被更多地方人阅读的原因。我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

一、写大事、大情、大理方面的匮乏

作品能不能走得更远，更长久，并受更多人关注？关键是有没有与时代紧紧相连，紧扣时代脉搏，紧扣时代政治事件与生活，反映时代的大事、大情、大理。李白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

文化纵横

安康文学的出路

市直 王治义

别》，杜甫的《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卖炭翁》，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等，无不与时代命运相连，无不关乎当时的大事、大情、大理。李斯的《谏逐客书》，诸葛亮的《出师表》，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张溥的《五人墓碑记》，方苞的《狱中杂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林觉民的《与妻书》，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柳青的《创业史》，陈忠实的《白鹿原》，梁衡的《觅渡，觅渡，渡何处》，哪一篇传世的作品不是与时代相关联？哪个作品又不是时代热点呢？正如白居易所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

《人民日报》副总编梁衡的散文《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中有一段文字，值得我们安康文学创作者去思考与玩味，他写道：“于一人私利私情之外，更有国家民族的大利大情，即国家利益、民族感情。只有政治大事才能触发一个国家民族所共有的大利大情……文学家艺术家常幻想自

己的作品洛阳纸贵，万人空巷，即便是一部最激动人心的作品加起来，也不如一件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事件牵动人心。作家、艺术家既求作品的轰动效应，那么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好的依托，好的坯子，亦即好的题材，借势发力，再赋予文学艺术的魅力，从大事中写人、写情、写思想，升华到美学、艺术学上，是为真文学，大文学。好风凭借力，登高声自远，何乐而不为呢？文学和政治，谁也代替不了谁，他们各有各的规律。从思想上讲，政治引导文学；从题材上讲，文学包括政治。政治为文学之骨、之神，可使作品更坚、更挺，光彩照人，卓立于文章之林；文学为政治之形、之容，可使政治更美丽、更可亲可信。他们是各有互补的，不能绝对分开。”

二、题材丰富性略显不足

我尤其注意了近些年在《人民日报·大地》副

三、“学院派”参与创作太少

“学院派”参与安康文学创作的作者人数不